



为人民放歌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擦亮锐利的文艺武器

——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战斗剧社

■赵戈

经过漫长曲折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旗帜。它的伟大生命力就在于使革命文艺工作和工农兵在空前规模和空前深度上结合起来,把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我在此所记述的这段回忆,就是那高潮中的一朵浪花。

1941年的初冬,在吕梁山上的一个村口外,两棵高大的白杨树中间,高高地挂着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画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幽灵似地隐现在雷电的闪光中。

不是讽刺,也没有任何的夸张,更没有任何贬低这部名剧的意思,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怀着十分严肃的态度来上演它,相信观众会通过我们的演出,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流下辛酸眼泪。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舞台上不仅听不到半丝啜泣,传来的却是一片哗笑声。这不仅是因为露天舞台上雪花飞舞,而剧中的鲁贵却赤膊扇扇,更重要的原因是敌人近在数十里之内;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英雄的八路军战士有什么闲情来欣赏这出发生在周公馆里的悲剧呢!

真正可悲的,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接受教训,反而埋怨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观众“水平太低”。接着,我们又从延安鲁艺搬来了大型话剧《中秋》。这个剧本是反映抗战时期农村生活的。当时,我们认为剧中人物的心理刻画是细致的,语言是优美而精辟的,戏剧情节是波澜起伏的。总之,我们认为这剧本是有高度艺术魅力的。演出时,大幕拉开以后,舞台上出现了古槐、农舍、中秋皓月、弯弯的闪着银光的河流……这时,台下骤然响起了雷动掌声,这是观众为我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成的灯光布景在喝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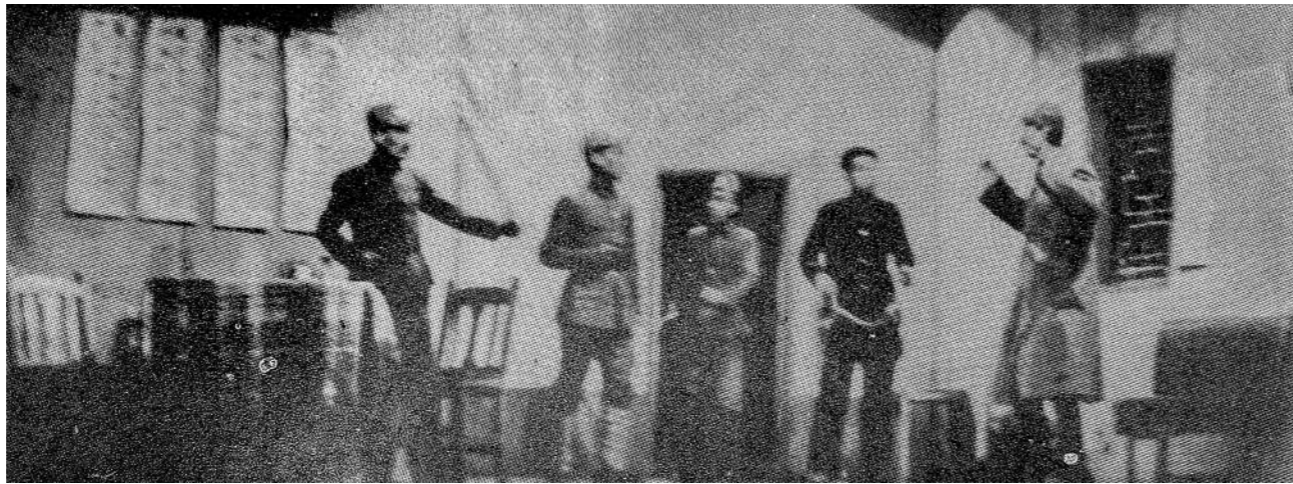
好戏不长,第二幕刚完,一直关怀我们成长的贺龙师长,突然从观众中站起来,直率而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演这种悲观失望的戏干什么?”那天晚上,戏仍然一场一场地往下演。观众呢,一队一队“起立”“向后转”的口令声中跑散去。事后得知:当时战士们看了不能容忍,甚至有人想把石头扔到舞台上。他们说:“把我们的农民演成了‘软蛋’,一点也没有中国人的骨气!”这就是在敌人残酷扫荡的环境中,我们整整花去两个月时间,严格排演出来的所谓“提高”之作,也就是我们的《中秋》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公演“盛况”。

我们是八路军120师(后为晋绥军区)战斗剧社,是有着革命文艺传统的老红军宣传队。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呢?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需要,经过长征锻炼的骨干,一批一批地调出剧社;另一方面,又由于剧社的需要,刚到大城市进入根据地后的文化人与知识青年一批一批地调进剧社来。因为剧社的成员与领导骨干起了变化,随之工作方向也起了变化。当时,我们不少同志,确实是人来到革命根据地,而“心”还向往着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念念不忘的,是将来革命成功之后,拿什么东西去和城市的观众见面。于是,不惜贬低

我们(新四军6师16旅文艺小组)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为创作反映敌后军民斗争生活的好作品,我们决定从开展秧歌运动和农村剧团着手,发动群众搞文艺运动,同时在深入工农兵的过程中,积累创作素材,进行歌剧创作的探索。1944年春天,在新开辟的苏浙皖解放区,一出结合当时形势需要、由田芜编曲作曲的歌剧《山乡曲》问世了。

《山乡曲》的故事是这样的:秀丽而坚强的山村姑娘金银花,被恶霸地主三麻子看上,狗腿子向金银花之母说媒。金母明知女儿与同村青年杨大宝相爱,但她嫌贫爱富,逼女儿与三麻子成亲。姑娘坚决不从,三麻子常来纠缠。于是,金银花与杨大宝商量:大宝参加新四军,金银花等大宝打败日本鬼子回来成亲。一次,敌人来山区骚扰,我民兵抓到一个汉奸。经审问,知三麻子通敌。戏的结尾,民兵抓了三麻子,杨大宝参军。

作者运用传统戏曲手法写戏、写唱词。如金银花和杨大宝相会时,金的唱词是“将身儿来至在小溪边洗衣裳,流水一去不再回,我的郎呀,你快回来”,



上图:战斗剧社于1944年-1945年演出的三幕话剧《把敌人挤出去》。

资料图片



左图:1942年,战斗剧社全体在延安文化沟合影。

资料图片

自己在战火与鲜血中凝练出来的作品为粗糙与低级,尤其是在硬搬外国与经典的“关门提高”风气侵袭之下迷失了方向,使得我们曾经非常锐利的文艺武器,长上了斑斑锈迹。

使我们“大吃一惊”从而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道路上猛然回头的,是到延安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战斗剧社不少同志都是两次来过延安,大家都深深感到在延安学习是幸福的。第一次是在1938年前后,祖国危亡,国土沦陷,在四顾茫茫中,我们奔向延安,找到了救中国、求解放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次就是1942年,随剧社重返延安,认真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了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懂得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真理,走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荣道路。

但是,就在这次去延安的途中——绥德休整期间,我们之中还展开了一场拿什么节目向党中央汇报、同延安观众见面的争论。有的同志坚持要拿我们自己在敌后创作的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有的仍主张搞几个名戏,才能显示出我们剧社的所谓“水平”。结果,后者的意见竟又一度占了上风。于是我们又赶起17世纪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怪客人》来了。就在此时,我们派赴延安去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代表赶回绥德,马上根据记录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这场争论才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大家一致同意上演我们自己创作的

大型话剧《丰收》和《打得好》《求雨》《回头是岸》等一组小戏。这样我们的演出才轰动了延安。最难忘的,就是毛泽东主席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亲笔写信鼓励我们。他在信上亲切地写道:“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你们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我们进一步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就更加努力地去做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我们创作与演出的、为根据地军民喜闻乐见的新秧歌和歌剧《刘胡兰》,即是其中代表性的例子。

最初上演的《刘胡兰》,是魏风同志创作的五场话剧。那是在解放水文战斗前突击出来的,演出效果很好。后来,话剧改写为大型歌剧《刘胡兰》,在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演出。它所起到的巨大的政治动员作用,至今还让我们为之激动。每次演出,全场都沉浸在悲痛与愤怒的情绪中。战士们观剧后,往往热泪横流,举枪高呼:“为刘胡兰报仇!”记得有几次正演到敌人以铡刀杀害我们女英雄的时候,台下竟有战士猛地站起来,拉开枪栓,要向扮演敌人连长“大胡子”的严寄洲同志开枪,被及时制止。后来,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连队进入剧场前,连长、指导员们都要先检查一遍战士们的枪指里是否压了子弹。

后来,我们剧社的战士们有的为了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惜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如剧社编辑

命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本期我们推出两篇回忆文章,从历史中钩沉探微,感悟《讲话》的强大感召力和带给我们文艺工作的巨大影响。

——编者

红色足迹

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镇桃江村营前组后山上,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碉堡——永固楼。88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场激烈的战斗曾在这里打响。重温长征故地,触摸历史脉搏。前不久,我在江西老家探亲,寻访当年红军将士的战斗足迹。桃江河水深流急,从村旁穿过。沿着陡峭阶梯向上行走200余米,一座年代久远的碉堡映入眼帘,墙上“永固楼”三个字清晰可见。

永固楼共3层,坐西南朝东北,土、木、砖三合结构,主体建筑总平面呈抹角长方形。四墙角基础呈尖状正向延伸4.6米,成犄角或作翼墙,外墙上残留不少弹孔。内墙抹角各设门道一扇,四周墙体残留规格不一的长方形或五角形射击孔,墙体顶沿为凹字形垛墙,被机枪打磨的痕迹至今依稀可见。

站在永固楼顶部眺望,我的耳畔似乎响起已远去的冲锋号、呐喊声,心中涌起对红军坚忍不拔、顽强不屈战斗精神的崇高敬意。听着讲解员的深情讲述,我的思绪仿佛被带到红军离开苏区的那段岁月。

1933年时的王母渡镇,地理位置很特殊,是红区与白区的交界处,桃江河东岸属红区,西岸则属白区。国民党在营前山上建起3座火力相互应援的碉堡,共同扼守桃江渡口,主堡便是永固楼。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始长征,面临的第一道封锁线在赣江以东,沿桃江向南,经赣县境南的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再经韩坊、新田等地。永固楼就在这道封锁线上,成为红军必须突破的关口。

1934年10月21日傍晚,红霞映红了半边天空。随红三军团后侧跟进的红八军团一部到达王母渡,准备西渡桃江,突破国民党守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发现有红军从对岸渡江,隐藏在碉堡和山上战壕里的敌军立即开火,激烈的战斗打响。当时的永固楼可谓防御严密,碉堡前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三层工事,有的地方还埋了竹签。为了端掉敌人

肖承栋

永固楼前念远征

碉堡,红八军团先遣部队分几路向敌人接近,炸毁了山上敌人作为辅翼的两侧碉堡,消灭了附堡里的守敌。在主堡永固楼里的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逃跑。战斗结束时,除敌排长带少数随从逃走外,其余的敌人均被红军击毙或俘虏。红军最终攻克并占领了永固楼,为主力部队渡江扫清了障碍。10月25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桃江,向赣粤边界开进。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红军将士,继续战略大转移。皑皑雪山,漫漫草地,英勇的红军在人类历史上走出了从未有过的伟大征程……

从永固楼移步而下,不远处的王母渡中心小学广场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迎风飘扬。整洁的校舍里,朗朗读书声不时传来。

战地文化激励血性担当

■高群 孙成成

基层文化景观

“当时我团作为前锋,由于是秘密迂回,没有运输车、没有空投,所有物资都靠人力负担,每个战士负担60斤以上。你们猜怎么着?战士们经过急行军,翻越了5座雪山,行军250多公里,直插敌军背后……”近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师某红军团举行“追忆光辉历程,砥砺奋斗前行”战斗故事会,火力连列兵孙才泽讲述的革命前辈“七天五夜穿插歼敌”的故事,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引发官兵共鸣。

这是该团正在开展的“战地文化周”其中一项活动。为庆祝红军师成立90周年,该团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富有意味的文化活动,回顾团队辉煌战

史,砥砺官兵血性胆气,引导官兵加深对红色血脉的情感认同,激发大家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好地完成高原驻训任务。

“浴血荣光”主题画展上,有美术特长的大学生士兵谢伦砺将“七天五夜穿插歼敌”“冒雨急行攻占要点”等战斗故事情节,以栩栩如生的简笔画呈现出来。战歌鉴赏活动中,各连官兵积极创新,用不同的演唱方式唱响了红军师战歌。由维吾尔族官兵组建的“红巴郎乐队”,将《红军师战歌》《红军师之歌》与现代电音、民族曲风相融合,富有活力的演出受到官兵欢迎。

此外,该团还举办“革命友谊接力赛”“我想对先辈说的一句话”“亲情共享连线”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官兵在高原驻训期间的文化生活。

作者简介:赵戈,笔名沙征,上海人,1922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抗大。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鲁艺晋西北分院党支部书记,晋绥军区《战斗报》随军记者,兰州军区文化部文艺科科长、部长、创作组长等职。著有话剧《战友》《在世界屋脊上》等,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勋章等。

山乡一曲传苏南

■沈刻丁 陈伟明

选用了河北梆子的曲调,并予以发展,使之与江南一带的民歌糅合。在斗争三麻子时,用高昂的号子作为群众的合唱。因此,曲子谱成,既不是河北梆子,也不是江南民歌,而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歌剧了。

这一小歌剧,一经演出,就为部队、地方所喜爱。部队一集合,该剧的主题歌《山乡曲》便此起彼伏地唱起来:“千重山,万重山,家乡就在这山中间。东村伙伴去砍柴,西村伙伴去烧炭。家乡儿女千千万,祖宗世代都靠山。南山有虎大家杀,北山有狼大家赶。要是敌人来抢占,要是敌人来烧杀,你占南山头,我抢北山冈,四面八方到处打枪展开游击战,四面八方到处打枪,要敌人死在山乡间。”部队还用斗争三麻子的一段

号子谱曲,随口编新词,作为宣传鼓动的一种歌曲,或作为拉歌的曲调。由于剧本情节单纯,人物不多,曲调流畅,悦耳动听,所以人们喜唱喜演,《山乡曲》很快流传开来。

最早演出这个戏的是新四军6师16旅48团文工队,由民运股长兼队长的刘石天演杨大宝,陈波演金银花。独立2团来旅部整训,政治处宣教股长叶时也组织一些同志排演此戏。他任导演并演杨大宝,林情演金银花。当时旅部无文工团队,仅有一个文艺小组,也演出了此剧。由陈伟明演杨大宝,其余角色由48团原班人马担任。高淳县的地方武装县大队也演了这个戏,杨大宝由大队政委毛英奇扮演,金银花由他做民运工作的爱人扮演。苏浙公学的学员们也曾组织演出这个戏。



抢渡大渡河(版画) 刘蒙天作 1945年 中国美术馆藏



长征

第5468期